

她走後，三合院才又恢復了熱鬧

二月十八日，天氣晴。今天的天氣好的不像話。

可是，今天我的阿嬤再也沒有媽媽了。

午餐時間，我正坐在學校的座位上享用著我的便當，媽媽忽然傳來訊息，告訴我阿祖去當天使了，當時的我愣了一下，但心裡卻沒有太大的情緒起伏，或許是因為這個噩耗來的太突然，我還來不及消化吧。

我們家離阿祖家很近，從小，媽媽總會抽空帶我與妹妹去阿祖家陪伴阿祖。阿祖家是一個非常老式的三合院，阿祖總是獨自坐在門口看著馬路來來往往的車輛。每當我們造訪，冷清的三合院便瞬間熱鬧了起來，充滿了我與妹妹的歡笑聲。媽媽說，小時候的我最喜歡在阿祖身旁嘰嘰喳喳地分享著我最近的新發現，雖然阿祖大多都聽不太懂，但她總是會笑著附和我。雖然這些回憶我一點印象都沒有，但我相信當時的阿祖一定很開心吧！

我的阿祖是一個堅強的母親，她獨自撫養十幾個兒女長大成人。當這些兒子、女兒在各自成家後，阿祖就變得非常孤單，雖然舅公與阿祖一起住在三合院裡，但阿祖還是孤獨的，因為她的兒子跟她講話都十分不耐煩，也無心照顧這個老母親。阿祖是個非常古板又勤儉的女性，或許是因為小時候窮怕了，只要到下雨天，就會用塑膠袋把電視機包裹起來，生怕打雷把電視機打壞了；吃剩的飯菜也捨不得丟，總是一再加熱直到完全吃完。

其實在我的印象中阿祖的身體是十分硬朗的，或許比起病痛，她的健康是被孤獨一點一點的啃食掉了吧！阿祖從確診肝癌末期到去世的時間快的讓人無法接受。過年的前幾天，舅公突然來電，說阿祖突然暈倒已被救護車送往醫院，所有的姨婆、舅公也都正從各地往醫院趕，而身為大姊的阿嬤，也立刻讓媽媽從家裡載往醫院主持大局。聽媽媽說當天阿祖的病房都擠滿了人，但是這些姨婆、舅公真正關心的好像不是病榻上的阿祖，而是「插這個管子要花多少錢？」、「做那個檢查項目會不會太貴？」，他們甚至反對阿祖插鼻胃管，護士偷偷提醒媽媽說就算不插尿管也要插鼻胃管，不然阿祖現在的狀況根本無法自行進食，

這樣檢查的結果都還沒有出來，阿祖就會被活活餓死了。這些姨婆、舅公們因為插管的問題爭執了好幾天，幸好阿祖後來有恢復意識，能夠進食，不然我真的很害怕阿祖會在他們的爭論中被活活餓死。

但這群姨婆、舅公們仍然在吵架，他們總有吵不完的話題，這些話題無非都是圍繞著錢，每個人都有說不完的苦衷，卻無人願意共同分擔醫療用。因為一直無法達成共識，所以他們開了好幾次的「家庭會議」，最後決定先從阿祖存摺裡的存款支付阿祖所有的支出。在我看來，這些爭執既可笑又諷刺，連自己媽媽的住院費、看護費也不願平攤，只會一味地抱怨自己的經濟壓力有多沉重，他們重病的媽媽現在還躺在病房內，但他們的眼裡卻只有錢。

我想阿祖或許是知道他們在為錢爭執的，所以在她離世的前幾天一直吵著要會回家。阿祖在一個平凡的工作日走的悄無聲息，只有看護跟來探望阿祖的阿嬤陪在她身旁，阿嬤沒有選擇讓阿祖在醫院斷氣，而是請救護車把阿祖載回那個她待了一輩子的三合院。阿祖離世的當天，所有的子女都回來了，我放學回家後也趕緊趕往那座熟悉的三合院。一進門，媽媽先帶著我到靈堂內上香，並讓我看阿祖的遺容，阿祖躺在冰櫃裡，面容十分安詳，像是睡著了一樣。那一刻，我的內心突然泛起一股酸澀，一種說不出來的難過在心頭翻湧，整顆心彷彿都揪在一起，媽媽在一旁安慰我：「阿祖去天堂當快樂的小天使了，再也不會病痛了。」

走出靈堂，我看見許多姨婆聚在一起回憶著過往，這個場景異常的溫馨，誰能想到，前幾天的他們還在為了錢吵的不可開交。但大家聚在一起的場景真的不多見，阿祖一直以來的心願就是希望她的子子孫孫們能夠團聚在一起，可惜這為數不多也是最後一次的團聚居然是在阿祖的靈堂。

我與阿祖的感情並不算深厚，但作為旁觀者，我仍然感到無比痛心。對於她的離世，我的內心充滿悲慟，因為阿祖這一生實在太苦了，苦到讓人無法想像。她的丈夫早年因病離世，留下她一個人獨自撫養十幾個兒女，那些艱難的歲月裡，她一定付出了難以計數的心力。然而，當兒女們各自成家立業後，她卻被孤獨包圍，沒有人真正關心她的晚年生活。阿祖一直對我很好的，或許是因為她特別喜歡小孩，而我又有特別活潑好動，使阿祖有一段快樂的時光。記得有一年過年，她曾偷偷塞給我一個紅包，那是只有我才有的紅包，其他姨婆、舅公的孩子都沒有。當時的我並不覺得有什麼特別的，但現在回想起來，心中只有

滿滿的心酸與不捨。或許，那是她能盡他最大努力表達關愛的方式，而我，卻到現在才體會到其中的溫暖。

阿祖這一生太辛苦了，現在她終於不用再受病痛的折磨，也不用再獨自坐在門口，默默地看著來來往往的車輛發呆。或許，在另一個世界裡，她可以輕輕鬆鬆地過日子，不再為生活奔波，也不再感到孤單。我希望阿祖能夠好好安息，放下所有的疲憊與遺憾。她已經受了一輩子的苦，現在是她好好休息的時候了。